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八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霞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八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七日臣齎摺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欽賜荔枝一餅到臣臣因入闈監臨隨跪迎至公

所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量若乾坤仁同雨露南方修職貢一物而恒歷
天懐北闕溥
恩膏三年而疊沾甘液香浮銀甕盈盈赤膽披霞色潤
瑛盤灼灼丹心向日　臣欽承
恩賞感激靡涯惟有夙夜兢惕竭盡駑駘自始至終不

移不易以仰副我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謹

奏

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愈求美精

益求精豈可削竹為鵠而遂自視為極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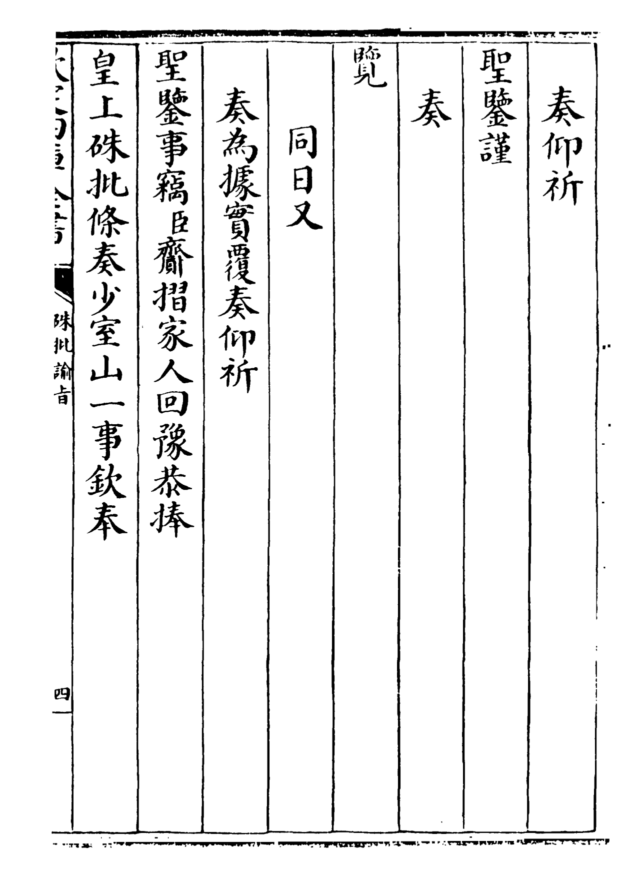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具奏河汛刷深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軫念河防深通周悉之至意伏念豫省所屬地方
雖自夏徂秋仰蒙
皇上誠敬感孚雨暘時若然而天時難定汛水靡常臣
於本年八月初五日據陝西寧夏府知府卜瑗申
報黄河長水四尺餘寸臣隨飛飭道廳印汛各官
嚴加防護幸今水勢已過工程平穩若入深秋誠

如
聖諭加意預防最為緊要臣惟有敬謹竭力防範務保
無虞以仰副我
皇上諄切垂誡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伏查河泓刷深尺寸臣自蒙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以來事無大小莫不時刻留心細
加察訪因思河身関係重大臣實於本年四月内
即面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但自

西至東計長千有餘里直至七月初旬始據各河
同知陸續禀覆臣既查丈明確敢不據實奏
聞上慰
聖懷臣實不知副河臣嵇曾筠已奏有
所奏朕殊不以為然嵇曾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令河
諭旨垂問而嵇曾筠亦竝未有字知會臣因而具
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
奏然嵇曾筠於臣查明之後曾有字令臣將查過尺
寸開單移知臣隨將尺寸數目列單封送令蒙
聖諭臣不敢不將確情據實覆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齋捐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硃批條奏少室山一事欽奉

諭旨知縣馬樸條奏此一事可與鎮臣商酌定議奏聞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照無遠勿届但臣身任封疆凡通省所屬地方雖不能親歴其地然自抵任迄今查有山川險要之處莫不時刻留心細加察訪兹臣伏查登封縣所屬之少室山地方雖則遼濶因內有少林寺僧人居住從無匪類敢於潛藏令應否將登封縣原設把總移住巡查并登封縣地方

作何兼防之處臣已知會河北鎮臣紀成斌現在

會同逐細商酌一俟議定之日臣等再為據實奏

聞又臣恭報秋汛水勢平穩一事欽奉

硃批諭旨臣因現在入闈不敢違例輕用墨筆繕摺覆

奏隨一面將奉到

硃批諭旨敬録轉送副河臣嵇曾筠將汛水平穩情形

預為奏

聞以慰

宸衷仍一面恊力加謹防護并通飭道廳印信各官住

宿工所無分晝夜嚴加防範幸令霜降已届一切

工程俱各平穩可無上廑

聖懐又臣覆奏唐縣叅革知縣闒㩲行賄一案欽奉

聖諭臣跪誦

温綸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至公至當臣惟有愈竭丹誠矢諸白日

以仰副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耳理合繕摺覆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所奏各項情節知道了

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種種欺隱俱已

敗露服朕之明鑒否

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聞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少缺

令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之誼辭受與否聽彼自為耳

雍正四年九月初三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奏為恭報秋成分數暨秋汛水勢情形上慰聖懷事竊查豫省秋成據開封等八府所屬暨汝陳等七州并所屬各州縣陸續報稱今歲秋禾竝皆十分豐收即沙土瘠地以及人力不齊之處亦有七八分收成所種芝麻棉花雜糧等物盡獲豐收竝

無一物減少至於通省所屬地方據各屬報稱又於本年八月十六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等日疊沛甘霖四野均沾地土滋潤不但蕎麥黑豆足資茂實即來歲二麥亦可乘時布種黃童白叟莫不歡呼踴躍感頌

皇仁羣歌

聖德臣職任封疆不勝歡欣凛惕再查秋汛水勢自交白露以後日漸退縮今據各河員報稱本年八月

二十六日黄水復長四尺五寸幸而水即消落兩岸工程俱各平穩臣不勝感激奮發益仰見我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臣惟有愈加勉勵小心敬謹協力防護不敢片刻稍懈以仰副皇上諄切垂誡之聖意於萬一耳所有豫省秋成分數暨秋汎水勢平穩情形理合繕摺具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朕實為豫省感激

天地神明不盡自亦以手加額慶幸而復倍增敬凜也

同日又

奏為道員懷私挾嫌一計兩害以圖報復仰祈

睿鑒事竊臣自蒙

皇上殊恩簡畀巡撫以來兢兢業業凡於審理重案出

入攸關必求確實證據方敢定擬爰書從未敢草率從事至若盜案處分綦嚴屬員必多諱匿欲令有則必報是以委曲設法勸誘臣查豫省竊案從前俱不通報亦不上緊緝賊追贓自臣身任巡撫之後嚴檄飭行令各屬通報以便飭催勒緝務獲確賊究追又恐各員疑畏仍然隱諱每於因公進見之時諄諄示以將各員本任内凡有強竊盜案准其自行補報許令自新暫免參處并經檄飭在

案此臣一點事求必濟之愚衷整飭吏治之苦心惟有

皇上俯賜鑒察知之必深亦惟有

皇上聖明之前可以直陳無隱詎意有管河道佟鎮自調任河道以來於河庫錢糧希圖染指將未經奏部覆准之案先請撥司庫銀兩歸款意欲從中開銷經臣屢次駁查嚴加申飭庶彼貪心不敢遽萌臣在豫一日則彼礙臣一日故急欲去臣者一也

南汝道陳世倕曾在河道任內半年有餘諸弊盡悉臣之稽查何項錢糧必深中病根彼疑為南汝道所告故急欲去南汝道以去臣者一也按察使沈廷正陞任缺出原應布政使署理藩司費金吾以事繁不能兼攝向臣面懇又以河道管理全河正值汎水長發之時往來堤上不便再令署理臬篆惟南汝道事務稍簡詳請委署此正臣與費金吾調劑苦心而彼以臣不令其署理按察使印務

痛恨臣而并及陳世倕以圖報復者又其一也因

秉

欽差大臣來豫審事彼以為此係臣多事之秋又值臣

入闈監臨不及繕摺

奏辯故尋一二事徑揭部院有意擾亂搖動各參名

則揭報署司陳世倕而實則中傷及臣一計兩害

巧莫巧於此險莫險於此也佟鎮所揭兩參臣敢

為

皇上詳晰敬陳之修武縣叅革知縣鄒權虧空一案經
前撫臣石文焯題叅臣審擬侵欺律斬具
題部覆奉
旨依擬應斬監候在案兹值雍正四年秋審豫省向例
秋審雖列兩司各道銜名而實係按察司專政主
稿送臣衙門審題佟鎮因係管河道員以為凡因
河工虧空者不應擬以侵欺欲留日後虧空河帑
地步不知凡審虧空案件分别侵那全憑有案無

案從前曾詳明上司存有冊卷者即係別項動用有案可據應問那移如未曾詳報又無冊卷者雖係河工動用明係揑飾應問侵欺此一定之例也況虧空人犯與各案絞斬人犯不同各案絞斬人犯秋審時應分別其情之重輕填註情實緩決可矜字樣至於虧空人犯定有年限限內全完者減等發落逾限不完者方將本犯正法家屬著追鄒權一案承追未滿一年惟有填註緩決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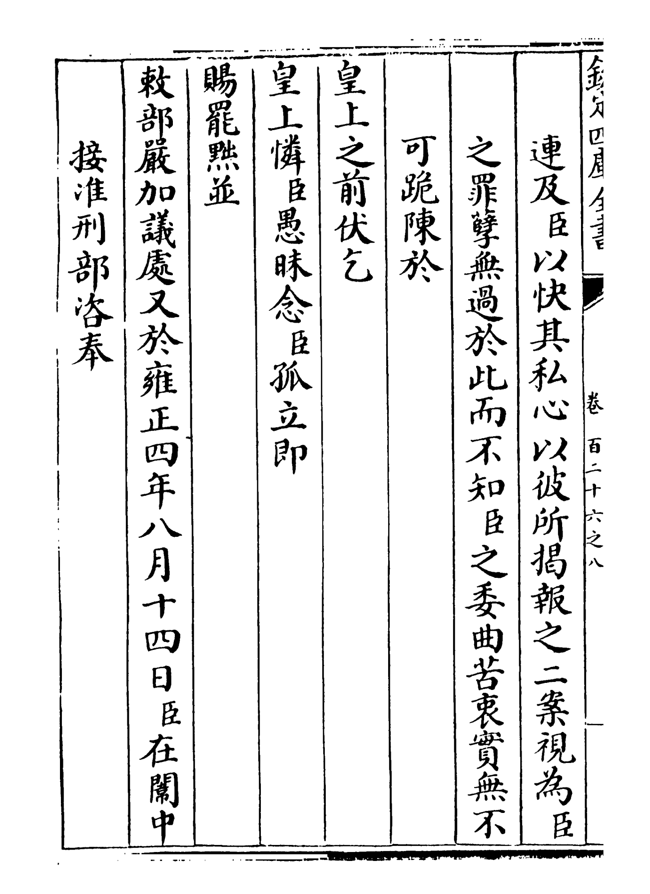
題而佟鎮欲翻題定之案開脱虧空之員自留地步故意措難不肯畫行嗣據陳世倕禀稱面將鄒權虧空係題定奉

旨人犯不便輕減委婉向佟鎮陳説欲其畫行而佟鎮曾言鄂倫岱係伊近房之叔令遭究抑不知將來如何牽累有何心緒辦理此案等語隨即托避赴堤查工去訖陳世倕復查往年秋審舊案而列銜之道員亦有竟不畫行者即將鄒權一犯解臣臣

飛檄調回佟鎮公同會審而佟鎮呈報查工緊急
不能回省現有佟鎮驗文可據臣與兩司各道會
審詳慎具
題之案何得徇私開脫反以陳世倕為兒戲人命此
其挾嫌混揭者一也再光州監生阮沖衢家於雍
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被竊署州事上蔡縣知縣
張球未曾通報經臣以從前未報強竊之案飭令
補報如係強刧准於疎防疏内聲明如係竊賊飭

令緝賊追贓結案通行勸誘而張球於雍正四年四月内因公赴省將此案是竊非強遵飭稟臣臣即令其補報據張球復稟此案於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據失主報官原即具有通報院司道文書三角因查係竊案從前俱不通報故爾停止今原文現存但職久離署任印信交出無憑補報臣因係竊案即令其將原存報文補報到臣臣隨批司飭查並非倒提年月後一面行知光州此臣一

片引誘屬員報盜不諱之苦心故爾委曲行查惟求各屬信臣之言敢於補報庶於地方公事無誤若張球果犯應參之條有斷難姑容之事臣與張球何親何眷不即題參反妝報文存案又敢將詳文批司行查併知照光州愚不至此此其挾嫌混揭者二也總之佟鎮之圖謀害臣其處心積慮已久因臣無隙可乘特尋陳世倕署司任内之事秉機鼓簧一欲剪除陳世倕以去臣之耳目一欲株



連及臣以快其私心以彼所揭報之二案視為臣之罪孽無過於此而不知臣之委曲苦衷實無不可跪陳於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憐臣愚昧念臣孤立即賜罷黜並敕部嚴加議處又於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臣在闈中接准刑部咨奉

旨著巡撫田文鏡會同侍郎海壽史貽直審明具奏欽

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臣被佟鎮挾揭本

應斥革聽候質審乃蒙

皇上天恩令臣會同審明臣何人斯被此

高厚之恩如天如地臣惟有矢公矢慎益竭犬馬微誠

以圖報於萬一耳臣因在闈監臨具

奏稍遲合併聲明謹

奏

佟鎮此舉朕實不悅況所揭二事又非異常干犯法紀類斯謬誤何處無之遂乃如是小題大作但此時且不必明露意旨已令史貽直等來豫遵旨秉公審理朕觀佟鎮似有懷私傾陷之意也今閱爾奏朕甚嘉之隨已有旨諭部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管河道一缺爾意中有稱職之人否密奏以聞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學臣三年任滿多士懇請復留謹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查學臣王國棟自奉

差河南學政迄今已經三載凡所考試生童由文及武務期拔取之公自始至終毫無茍且之事抑且刻苦辛勤留心講貫行優者舉敗檢者黜寛嚴並用悉秉至公或感生於知遇或顧切於栽培多士歡騰文風丕變此皆學臣王國棟之實政而臣見聞之最確者也今據闔屬士子感頌

皇上知人善任之
聖意環繞臣署具詞懇留復據布按二司詳請代
題復留三載臣查學臣王國棟已奉
旨補授光禄寺卿臣何敢冐昧
題留且經王國棟面與臣言三年刻苦無非圖報
聖恩實無善政足當
題留之實再三力辭但臣細察輿情極其懇切臣實
不敢壅於上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似此請留者不一其人候朕再加斟酌從來士為四民之首士風丕變較民俗還淳奏效尤難要須德化感孚非刑政所能驅迫者果若是耶則王國棟之督學可謂盡善矣
同日又

奏為
聖恩高厚靡極微臣感愧無地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嚴加究治以彰不職事竊查上蔡縣叅
草知縣張球臣未到豫之時不但與伊向未謀面
并其父兄從無一人認識即臣到豫以後不但不
敢受伊勺水之私亦竝無一人向臣囑託如臣與
張球稍有私心不但不可以仰對
皇上併不可以自對衾影惟因其人年力精壯頗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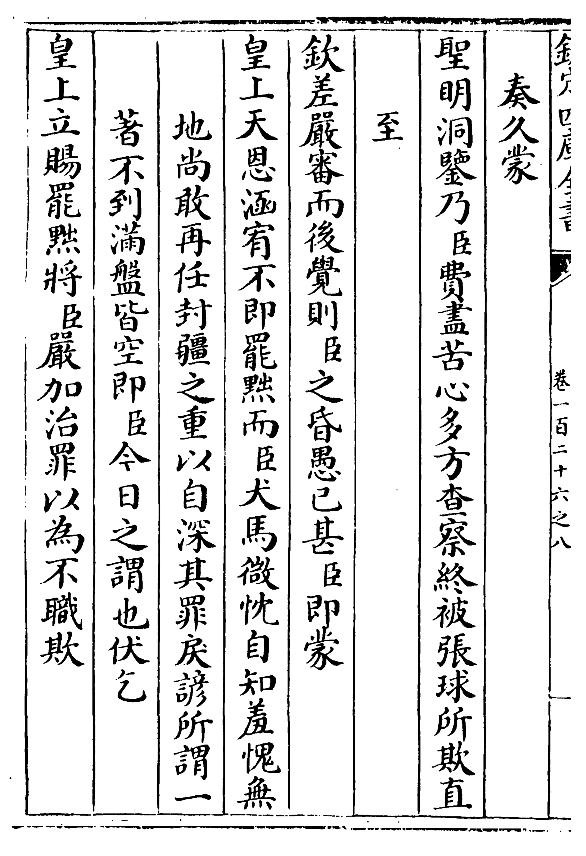
名歷試以事俱能辦理因而節次
題請臣實悉秉至公憐才起見詎張球於前署光州
任內曾借叅草息縣知縣邵言綸銀五百兩臣於
雍正四年正月內訪聞此事適張球因公赴省隨
面加詰訊而張球堅稱已還臣猶不敢遽信其言
必欲以邵言綸收字為據又於四月內令南汝道
陳世倕serve查取有原借約并收字呈驗臣尚恐非
邵言綸親筆復令陳世倕再加確查陳世倕因署

司篆在省轉委西平縣解任知縣王鑛問據邵言綸亦回稱銀兩已經還清是實隨於約上親寫還訖字樣呈驗臣始信以為實嚴將張球申飭勉令改過自新不即題參不意臣於九月初一日出闈後聞知

欽差所審黄振國等各案俱與臣原參情節相符惟張球借邵言綸銀兩一案經

欽差大臣欲行夾審張球隨供尚未清還不勝驚惕臣

被其欺皆因臣愚所致而臣從前即敢據其欺誑之言跪
奏於
皇上之前是臣之大罪一也似此劣員臣不即行叅處罪已莫逭而又敢據情屢
奏愚昧無知被其所欺是臣之大罪二也臣罪至此萬死有餘伏查張球向邵言綸借銀臣之叅與不叅只在還與不還之間臣經具



奏久蒙

聖明洞鑒乃臣費盡苦心多方查察終被張球所欺直

至

欽差嚴審而後覺則臣之昏愚已甚臣即蒙

皇上天恩涵宥不即罷黜而臣犬馬微忱自知羞愧無

地尚敢再任封疆之重以自深其罪戾諺所謂一

著不到滿盤皆空即臣今日之謂也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以為不職欺

君者戒庶臣心稍可自安而

皇上封疆重任不致貽誤矣除案內情節統俟

欽差大臣覆

奏之後臣再恭疏具

題請

旨將臣罷黜治罪外所有微臣慚愧無地神魂悚惕私

忱合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將朕日前批諭竝汝回奏試反覆細觀今日之慚非自有以取之乎人固難知然以不逆詐勿偏聽二語處之亦何致被所誑惑終迷不悟用人妙術即在於此所可寬恕者猶屬無心之過不及之愆迴與懷私欺罔不侔況汝前將張球之堅詞狡辯及汝再三察詰情節曾經歷叙分明復何罪之有但乏燭姦之智失馭下之道耳

此等人此等事閱歴一番亦未嘗無益何也看透世情
識見不期其增而日益增矣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十八日奉
欽差侍郎海壽史貽直知會奉到
皇上欽賜臣等風羊荔枝臣隨公同出郊跪迎至公所

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祗領訖伏念臣奉職無狀正當待罪之時乃荷珍

奇之

賜在通省臣民驚為異數而臣於深切憂危之日仰邀

聖眷之隆更恨臣之駑劣不能進圖犬馬之報豈惟此

生此世圖報靡涯即極之生生世世又豈能仰報

於萬一也臣惟有銘諸寸衷竭盡血誠而已所有

徽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此等恩寵皆汝平日勤勞奉公之效朕之一切賞罰本出無心皆任諸臣自取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乃
天道也朕豈敢違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齎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霍邱縣知縣陳守仁條奏上蔡縣水利一事

諭旨有人條奏此一事應行與否可徐徐詳查議奏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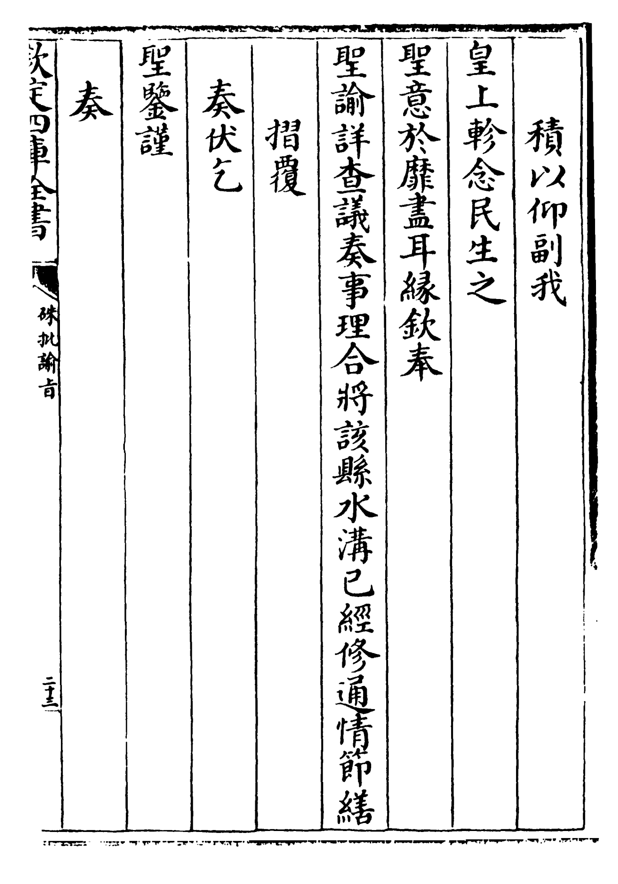
欽奉

此臣伏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如汝寧府屬之汝陽

上蔡新蔡遂平西平陳州屬之項城等縣最為窪

下而上蔡一邑實居遂平西平之下流而又在汝陽項城新蔡之上從前各縣凡低窪之處一遇久雨水積便成巨浸以致地多荒廢農民失所康熙二十八九年間前任上蔡縣知縣楊廷望相度地勢率民疏濬并詳請通飭鄰邑同時開穵使各邑之水由溝直達汝淮兩河地皆涸出變為沃壤數十年來逃荒之民盡皆復業是以紳衿百姓皆知開穵溝渠為此方之急務每於農隙之時即呈請

疏濬雖土沙鬆浮風吹雨積易致淤淺然不時挑
究自可通流故汝寧一府連歲豐收並無水患臣
自蒞任之始即於飭行水利事案內嚴飭各屬凡
有溝渠阻塞之處令其合力疏濬務使淺者深之
狹者廣之嗣據各該縣陸續詳報俱各修通水勢
暢流並無壅阻今蒙
聖諭周詳臣惟有再飭各屬於每年冬月農工已畢之
時即董率近溝百姓協力疏濬深通不致浮沙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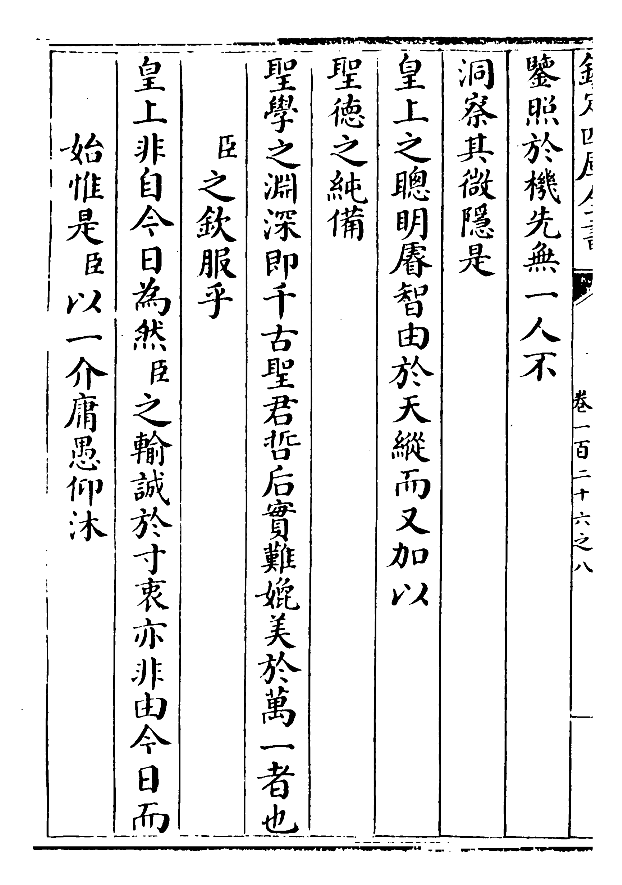
積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民生之
聖意於靡盡耳緣欽奉
聖諭詳查議奏事理合將該縣水溝已經修通情節繕
摺覆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溝洫最為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畒有濟如民力有所未逮則官為疏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動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朕裁定凡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行可止之間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徒為胥小營利之舉則不可也

同日又

奏為

聖恩益隆臣罪愈重謹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齎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
種種欺隱俱已敗露服朕之明鑒否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汗流浹背無地自容伏惟我
皇上德備乾坤明竝日月自
御極以來念切民依勵精圖治雖極四海之遥臣民之
衆無一事不



鑒照於機先無一人不
洞察其微隱是
皇上之聰明睿智由於天縱而又加以
聖德之純備
聖學之淵深即千古聖君哲后實難媲美於萬一者也
臣之欽服乎
皇上非自今日為然臣之輸誠於寸衷亦非由今日而
始惟是臣以一介庸愚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巡撫重任復荷
聖恩諄切教導多方訓誡臣感激
知遇隆恩無時無刻不思凛惕冰淵黽勉學習以圖報
效無如臣質本下愚才實駑劣勉亦無益學亦不
能如上蔡縣草職知縣張球臣實費盡苦心詳加
體察不謂終被張球種種欺隱臣於出闈之日聞
其敗露在此時臣已羞慚無地悚惕難安迄今居
處不寧寢食俱廢不但無顏以對

何必乃爾此等舉止皆係無能為景象凡有錯誤愧悔
總屬徒然自懲自戒改之為貴

皇上竝無顔以盟幽獨故於本年九月初四日繕摺請
罪自必早蒙
聖鑒但臣為張球所欺是臣之至愚臣輒敢據其所欺
之言以欺
皇上是臣之大罪已為
國法所不容亦非臣所敢倖免即
皇上天恩垂念臣之愚昧寬臣以萬死而臣之抱疚於
過矣朕中心實不罪汝也經此一番淘非無益當篤信
此心者終身不能自釋百計難於自贖矣因念臣

朕前揩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
與張球同在一省之内猶不免被其所欺而
皇上深居九重之中早荷
聖明洞鑒則臣不但欽服
皇上之無微不照而併自恨臣之下愚不移辜負
皇上平日諄諄垂訓之
聖恩而甘心自蹈於萬死不可一生之地又何顏立於
屬僚之上而任封疆之重我惟冀
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庶犬馬私忱或可以稍

寬矣臣不勝悚惶待罪之至為此謹

奏

經歷如是境遇正乃

上天所以玉成於汝也無須憤鬱即如年羹堯一人增朕無限見觧夫閫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無舛惟貴方寸内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朕悉予原恕汝其寬懷自處勉之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愈求美精益求精豈可削竹為鵠而遂自視為極則耶欽此臣跪繹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仰見

聖訓義至精微旨甚深遠此誠千古帝王所未發之心傳朱子考亭所未闡之奧論也臣惟有終身頂誦

時刻警心以仰副我
能遵朕訓行而有效方見凜奉之誠感激之切也
皇上諄切垂訓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覆
奏河泓刷深一事欽奉
諭旨所奏朕殊不以為然嵇曾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
令河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欽此
伏念豫省河防上厪
聖懷受

恩如臣敢不悉心仰體然而臣實庸愚豈能遠及祇因
本年四月内河水泛漲而滎澤縣堤内地畝竟未
被淹臣隨詢之南河同知劉永錫據稱該縣地方
因年來河泓刷深所以水不能淹臣此時正在
奏請
陛見因事關河防本欲查明面
奏隨密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後據
各河同知陸續稟報并具稟河臣嵇曾筠而嵇曾

筠即有前聞查詢河泓深淺曾否奏明令臣將原
單移知之字嗣臣未蒙
聖恩俯允
陛見而既經查明臣敢不繕摺具
奏乃不謂
聖明早已洞鑒臣於繕摺恭
奏之後始知河臣嵇曾筠已奉有
諭旨垂問臣不勝欽服

皇上之明無不照而深幸臣具
奏之適逢其會也所有臣具
奏河汛之故實因滎澤未淹而起令蒙
聖諭諄切臣不敢不將實情據實再為覆
奏仰祈
聖鑒又臣欽奉
已悉
聖諭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聞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
少鈌今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

之誼辭受與否聽彼自為耳欽此臣跪誦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受性顓愚事多悖謬乃蒙

皇上愛臣之深憐臣之切

特頒諭旨諄切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臣即粉身碎骨亦難圖報但臣自到任以來凡奉

若此又屬太過況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方官

欽差來豫即委員赴前途候迎并按站備具公所酒席

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諭葢恐爾失交接之禮結

迎至省會每日供應臣仍委員備送寧致有餘竝

恐於人耳錯會朕意矣

不敢少有缺略迨事完起程之日臣復備具贐儀

盡禮而已毋須過厚

如禮分送而收與不收聽候

欽差酌奪臣查前奉

欽差查勘河務之內閣學士何國宗等臣於其初次來

豫曾經備送贐儀而何國宗等再三力辭不受臣

又備送土儀亦堅執未收後復奉

欽差來豫臣因何國宗等初次未收今若再為備送恐

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

招涉套之嫌所以不敢輕舉此實臣一時愚昧無

知不免疎於禮節今蒙

皇上天恩明白指示臣惟有恪遵

聖訓各盡地主之誼不敢再致有缺以仰副我

皇上教導之洪慈於萬一耳為此謹

奏

覽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聖恩愈厚圖報愈難負罪愈深矢心愈篤淚盡血枯聲
微哽咽事竊臣以愚陋庸材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兢兢業業時凜
聖訓每於因公接見司道各官必勸其各去私嫌共吐
誠實即臣一身凡有所言未當所行未合俱懇其
面相商酌臣即改圖從善以求至當故歷任司道
初則未免各懷猜忌久則俱鑒臣心無他不但有
上下相成之美而且有朋友責善之風詎意有管

河道佟鎮者外實肆傲內多姦險臣猶以該道總理河務不過催趲工程出納錢糧如此少年正可效力豈可因其妄自尊大便與計較故常曲為寛容不料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然從來小人之心計雖毒必不能獨立孤行或朋比為姦或乗機傾陷或借勢中傷此又情事之必然如秋審鄒權虧空一案係

題定奉

旨應斬監追人犯例當定擬緩決佟鎮因留侵用河帑地步執意開脫始則竝不詳報而惟以無心辦理為辭繼則傳伊會審又以查催工程為諉光州諱盜一案始則託陳世倕代為批詳繼則自行畫押移送故示以相好之情誘以同寅之雅陳世倕有不墮其術者哉更可異者佟鎮於本年七月初六日私赴按察司衙門檢查案卷拉扯按察使魏定國為幫手又於五月內提光州案卷查閱拉扯光

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與福敏命

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夢瑛矣

州知州高瑛為幫手如鬼如蜮險不可測此其朋

比為姦之一證也況光州補報盜案係四月內事

秋審鄒權係六月內事何難即時揭報乃俟至七

月終旬

欽差大臣按臨審事正值臣多事之秋始行揭報部院

此又其乘機傾陷之一證也再此二案果係陳世

倕之非則當直揭陳世倕果係臣之罪則當直揭

臣

聖明之前豈容魑魅魍魎出沒隱現指東擊西一傷兩
敗此又其藉勢中傷之一證也總之佟鎮之姦已
蒙
皇上洞鑒無遺佟鎮之罪已蒙
皇上革職審擬無庸臣之再為瑣瀆臣於雍正四年九
月二十一日據齋揩家人恭捧
硃批諭旨到豫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類斯謬誤之事雖各省皆有

但俗諺有云不犯為高伏讀

聖諭

皇上諄諄告誡之意皆由臣奉職無狀罪不容逭乃以

臣之罪而仰廑

皇上如許天心周詳委曲復蒙

皇上念臣之愚憐臣之至一至於此臣雖至愚豈同木

石心既抱歉魂自不安此臣所以未泣而淚已枯

欲言而聲已哽也又蒙

聖諭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臣現在所遇之境所見之事而已蒙

皇上洞鑒於機先無微之不照誠聰明睿知之

至聖盡性前知之

至誠也臣請略陳其槩查自八月初間佟鎮一揭之後豫省官民紛紛議論或以臣此番必敗於佟鎮之手或以佟鎮能如此直行毫無顧忌將來必獲大用人人羨慕希圖效尤更或以臣必題叅佟鎮以

圖報復類斯等語傳聞不一直至九月二十日部

文到豫蒙

皇上特旨將佟鎮草職著臣會同

欽差大臣嚴審定擬然後官情俱各帖然民間亦無浮

議若非

皇上天威一震將來人各自危事更疊出不知究何底

止此臣所以讀

皇上之訓旨而血淚俱無思

皇上之天恩而聲息欲絶也臣何人斯而蒙
皇上如此保全不但抱愧於中惟覺
天恩愈厚臣罪愈深葢心同犬馬自竭報效之誠而力
比駑駘不勝馳驅之任臣惟有矢諸
天地神明盟諸幽獨衾影一字不敢欺絲毫不敢茍而已

是即報朕之要道勉之

臣因賦性愚鈍辦事全憑勤慎故凡片紙隻字必
寓目而留神一事一言必熟思而審處此臣素所
得力在此今被佟鎮一揭則更加慎重更加精勤

臣且奉佟鎮以為師經一番風波長一番歷練則
自今以後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又未必非佟鎮有將伯之助也所有微臣感激
皇上逾格天恩犬馬難報私忱理合繕摺覆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涉一毫欺
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何朕生平從

不負人人或負朕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內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
朕一念亦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即以斯內
省不怍之念仰對
天地神明保汝無往而不亨吉也實為第一妙策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據實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硃批諭旨管河道一缺爾如意中有稱職之人密奏以

聞欽此伏念河道一官必須熟練河務勤謹辦事之

員方可勝任在

皇上至聖至明因才器使為千古之聖君哲后所未及

必自有克勝其任之人而必下

詢及臣者即大舜好問察邇之

聖心也臣識見雖愚敢不敬陳所知茲查有歸德府知

府祝兆鵬居官勤慎才具亦優兼之為人平易官民相安兩年以來臣見其凡遇桃伏秋汛黃水長發之時必住宿河干督同商邱虞城考城三縣屬員周流搶護相度機宜深知河務自前撫臣石文焯請補知府未經引見正俟霜降後臣即遵旨給咨赴部引見其次則開封府屬之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年力精壯

久於河工極其諳練已經卓異俟霜降後赴部引
見止此二人堪膺河道之任臣不敢壅於上
聞伏乞
皇上俯賜
睿鑒緣欽奉
聖諭密奏事理理合繕摺覆
奏為此謹
奏

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即行補授倘一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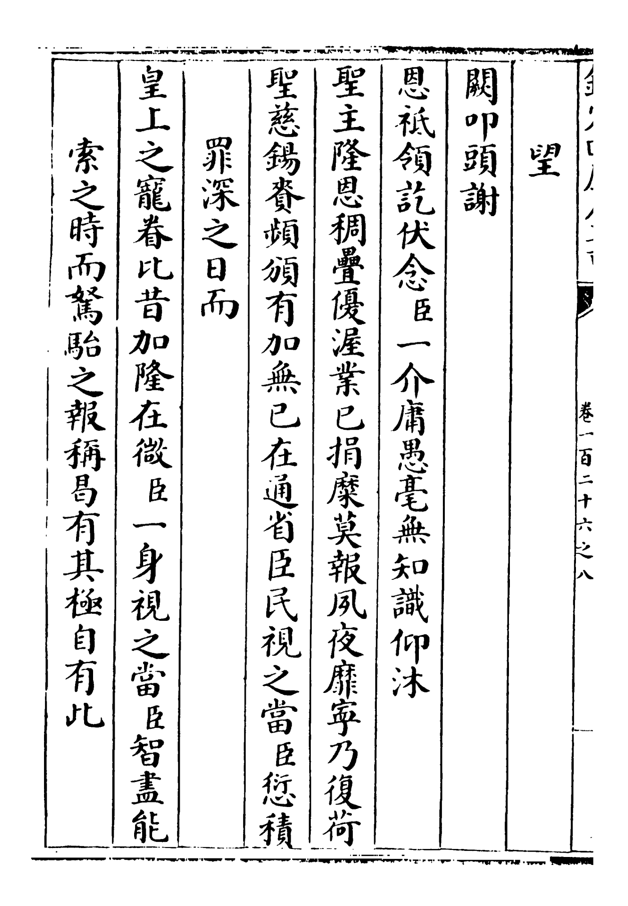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臣齎摺家人回豫捧

到

皇上賜臣哈密瓜一枚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仰沐

聖主隆恩稠疊優渥業已捐糜莫報夙夜靡寧乃復荷

聖慈錫賚頻頒有加無已在通省臣民視之當臣愆積

罪深之日而

皇上之寵眷比昔加隆在微臣一身視之當臣智盡能

索之時而駑駘之報稱曷有其極自有此

恩賜而忌臣者爽然若失疑臣者帖然無辭則是

皇上今日之

天恩寧止香能沁臣之心亦且寒能入臣之骨臣正不

知何修何幸而仰邀

聖眷之隆一至於此臣惟有矢諸白日竭盡丹誠以仰

報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激悚

惕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根本既是枝葉邊之過誤朕無不體諒另憂外來風雨摧殘耶第省思慮養精神以與國家盡心出力可也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聖恩愈重臣罪愈深謹瀝血奏謝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臣家人齎回臣

奏請罷黜治罪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五中碎裂矣伏

念臣以一介庸材謬膺重任疊荷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無一事不

教導於機先無一端不

訓誡於事後臣非木石敢不時刻竭誠仰體以求至當

惟是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故每於屬員中見有年力精壯辦事勤敏之員臣即留心體察諄諄勸勉冀其學做好官共勸

盛世以報

聖恩無如臣性本愚人情叵測察之甚嚴而欺之甚巧防之愈密而藏之愈深雖欲制其變而窮其往先已自覺其智盡能索矣茲於張求佟鎮二案臣罪當萬死復荷

皇上憐臣愚昧念臣無心不加臣以斧鉞之誅而仍
賜臣以自新之路并蒙
聖主弘慈以不逆詐勿偏聽看透世情增長識見諄諄
垂訓似此
天高地厚之恩臣即生生世世誓作犬馬亦難圖報惟
有銘諸寸衷竭盡丹誠而已所有微臣感深刻骨
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又臣恭報秋成分數暨汛水平穩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誦

綸音伏思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旰憂勤無時無刻不以民生爲念

至誠昭格因而

天和立應乃

皇上聖不自聖安愈求安敬

天之誠固無不至保赤之懐復靡不周是以今歲豫省所

屬各地方於八月二十九三十日竝九月初一初

三初四等日疊沛甘霖入土透足所有來歲二麥
不但俱已種畢抑且播種甚廣現今已長有二三
寸不等青葱遍野民情胥悅此皆仰蒙我
皇上誠敬感孚之所致也臣敢不夙夜仰體感激敬畏
以格
天心以慰
聖懷合將原摺一併恭繳謹
奏

且感今歲已施之
天恩明年事何敢預料朕實不敢稍存此心惟朝夕乾惕
以敬聽
天命耳

同日又
奏為秋汛安瀾民情感激謹據實奏
聞恭慰
聖懷事竊照豫省今歲秋汛荷蒙

皇上廑念河工屢頒
聖訓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惶無地每與副河臣嵇曾筠
交相勸勉協力防護查自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
立秋起至九月初三日止工程水勢平穩情形業
經臣節次繕摺
奏明茲復查自九月初四日起至九月十三日止除
長落相抵外淨長水只不過一二尺至四五尺不
等自九月十四日以後水勢有消無長盡皆歸槽

今九月二十九日已交霜降兩岸工程俱各平穩且今歲秋汎因河泓刷深之故水勢始長旋即消落不似上年壅塞難行臣見濵河士民感激

皇上天恩扶老攜幼爭赴

嘉應觀祝

聖酬

神歡呼之聲匝於四野并紛紛具呈懇請

奏謝臣不敢壅於上

聞現在繕疏入
告此皆我
皇上誠敬感孚河伯著靈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懽忭
之餘彌深悚惕再臣復查增卑培薄工程大工已
竣只有堤頂堤邊再加修整便可告完合併
奏明所有秋汛工程水勢平穩暨士民感激私情理
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於題本内已有旨矣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聖恩愈重圖報愈難謹瀝血

奏謝仰祈

睿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署理湖廣總督臣福

敏馳驛至豫臣即率領在省大小文武諸臣出郊

祇候跪請

聖安福敏向臣轉傳

上諭汝所辦理之事皆是所以累次加恩若一有偏執

便不能皆是朝廷雖欲加恩亦不可得乃知臣道之

克盡君恩之常保皆由於凡事之合宜而不執也汝

宜深體此意欽此又傳

上諭諭按察使魏定國糧驛道楊夢琰臣俯伏敬聆之

下不勝感激悚惶益加凜惕伏念臣本庸材毫無

知識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廵撫重任两年以來

恩有加而靡已

寵逾分而益驚又蒙

聖主弘慈憐臣愚昧時刻

教導臣每奉

聖訓諄諄即焚香跪誦逐字逐句更番尋繹凡居官行

政莫不仰體
聖心敬謹奉行以故庸劣如臣而猶得倖免隕越者皆
皇上平日教誨之所賜也然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每於臨事之時未有不力求其是但
臣素矢微誠以為凡事臣一人自見為是者未必
即是必衆人共見為是者方為公是且以為衆人
共見為是者或出於依附之私必
皇上獨許為是者始得為大公之道然微臣之出其愚

見盡其庸才而欲上奏

聖明以求一是則非内以盟諸幽獨而無慚色外以合

諸同官而無異詞下以求諸民情而觀其向背上

以矢諸

天日以白其精誠斷不敢冒昧輕率跪陳於

皇上之前又何敢偏執己私以上干莫逭之罪乎今復

蒙

皇上天恩推心置腹

特命署督臣福敏於大廷廣衆之中弘宣
訓旨不但誡臣以偏執而更勉臣以精進不但欲臣一
人盡心竭力以副我
皇上期望之
天心而併
嚴諭臬司糧道無存黨比協恭和衷以匡微臣之不逮
則
皇上之所以教臣者固為臣終身之楷模即

皇上之所以訓司道者亦莫不為臣一人之輔翼臣何

人斯而仰蒙

皇上望臣之切憐臣之深一至於此臣惟有恪遵

聖訓益加勉勵力去偏執悉秉至公夙夜匪懈實心任

事以仰副我

皇上諄諄訓誡之

聖意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福敏所傳誤矣朕竝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所以

嘉奬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與楊夢

琰等益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

屬優長去年春間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

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

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施其伎倆耳今觀

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懷勿慮自信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遷方為大丈夫之操履朕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即照此加勉為之自永遠叨承眷顧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九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九

硃批田文鏡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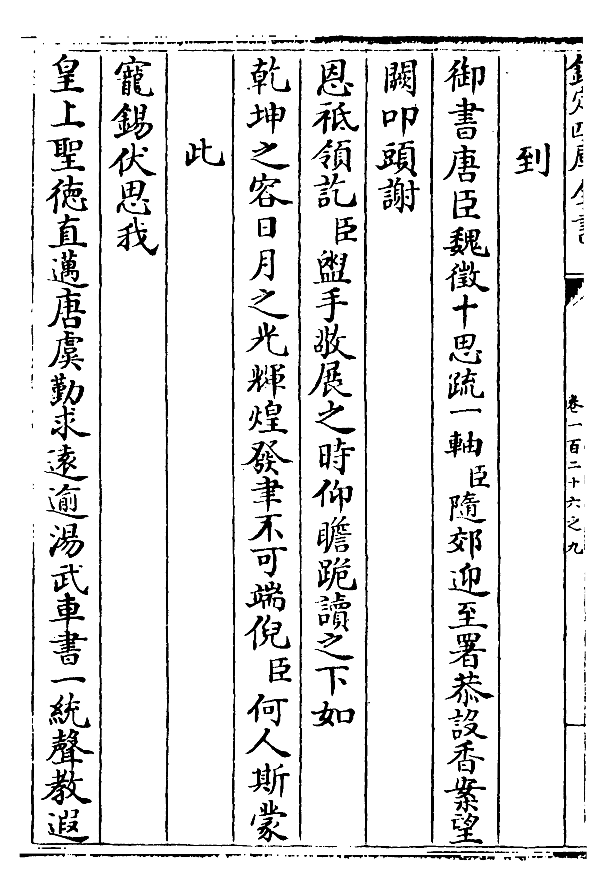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欽賜

御書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齎摺家人回豫捧



到
御書唐臣魏徵十思疏一軸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盥手敬展之時仰瞻跪讀之下如
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輝煌發聿不可端倪臣何人斯蒙
此
寵錫伏思我
皇上聖德直邁唐虞勤求遠逾湯武車書一統聲教遐

宣幅員之廣郅治之隆從古未有豈貞觀之所得
而媲美哉而猶以魏徵所上十思疏
親揮
宸翰列諸
御屏是即
大智必察邇言
聖人不棄芻蕘之意而蒙
賜及臣是

大聖人之所以日躋其敬德者未嘗不可以啟顓蒙
大聖人之所以敷治於四海者未嘗不可以律一身臣
竊取以自淑之際而益以仰見
皇上之朝乾夕惕也臣自思學問知識不如魏徵殫思
竭忠不如魏徵然一點敬
君愛
君不敢欺
君之心未嘗不思以學魏徵然魏徵所遇惟英資睿哲

之令主宜其上此十思疏以匡君德臣今所遇乃

天縱天亶

聖明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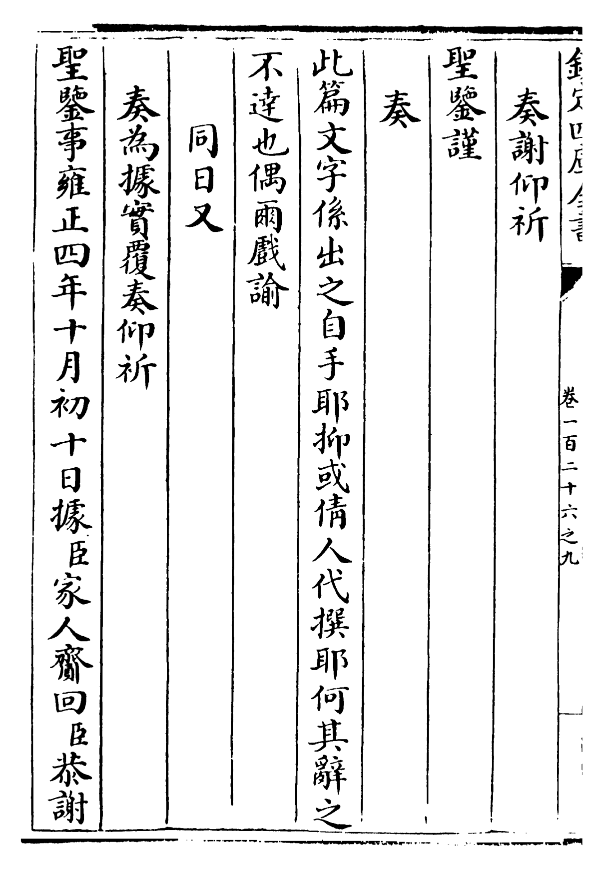
賜此十思疏以飭臣躬也臣敢不朝夕仰瞻終身效法

而徒什襲珍藏奉為世寶已乎除選工鉤勒鐫諸

珉石建造

御書碑亭敬謹供奉外所有微臣奉到

御書感激歡忭私忱合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此篇文字係出之自手耶抑或倩人代撰耶何其辭之不逹也偶爾戲諭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聖諭此等恩寵皆汝平日勤勞奉公之效朕之一切賞罰本出無心皆任諸臣自取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乃
天道也朕豈敢違欽此伏思我
皇上聰明天亶如同日月而賞罰所加則又不啻無私之兩大此誠千古帝王所未有而內外諸臣所共知者也但臣清夜環思自蒙
聖恩簡畀以來涓埃未報愆尤日積乃仰蒙

皇上天恩非惟不即嚴加罪譴而且

矜全逾格

錫賚頻頒此臣所以欽承

皇上之恩賞而不解為何修跪讀

皇上之明訓而益驚為

異數也臣惟有益自奮勉痛加濯磨以仰副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耳又臣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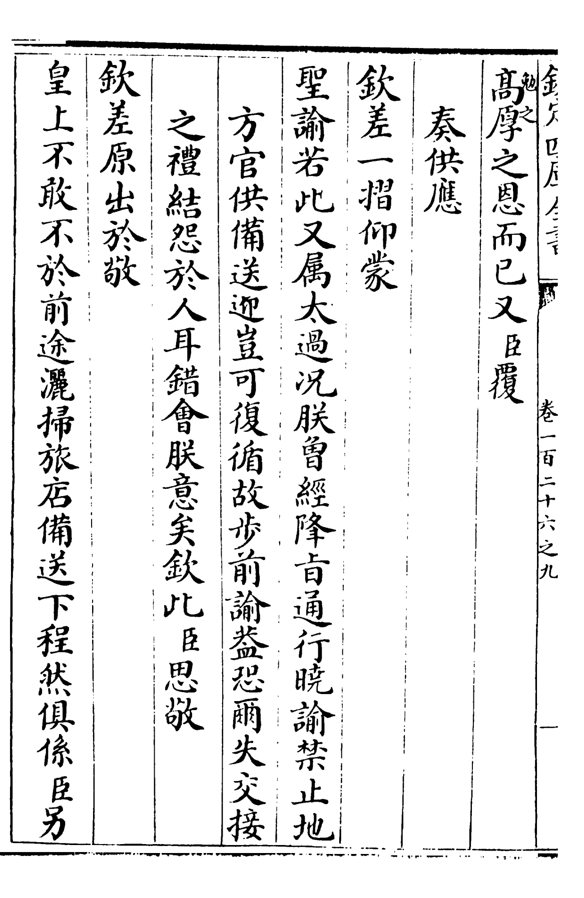
奏上蔡縣水利一事欽奉

諭旨溝洫最為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畝有濟如民力有所未逮則官為流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動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朕裁定凡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行可止之間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徒為宵小營利之舉則不可也欽此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軫念民生勤求備至業已無利不興無政不修矣而又以溝洫要務慮民力未逮

諭令動用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大猷
王言臣敢不竭誠仰體悉心確查如果有益於民生以
及一勞永逸之事臣謹當計度周詳繕摺密
奏以副
聖懷又臣覆
奏美愈求美精益求精之
聖訓欽奉
諭旨能遵朕訓行而有效方見凜奉之誠感激之切也

欽此伏念臣以庸材謬膺重任幸蒙
聖主弘慈時刻
教導臣每奉
聖訓莫不凜惕冰淵黽勉學習是臣之得以幸免隕越
者皆
皇上平日教誨之深恩而
皇上令日之所以教臣訓臣者復係臣終身之至寶臣
惟有念茲在茲敬謹奉行以期無負



勉之高厚之恩而已又臣覆
奏供應
欽差一捐仰蒙
聖諭若此又屬太過况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
方官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諭益恐爾失交接
之禮結怨於人耳錯會朕意矣欽此臣思敬
欽差原出於敬
皇上不敢不於前途灑掃旅店備送下程然俱係臣另

雖然何能事事得實心遵奉之人絲毫不擾地方

委閒員前往料理並不敢故違

聖諭委令地方供備迎送且各

欽差多有不令預備者臣即不敢再備又蒙

聖訓盡禮而已毋須過厚欽此嗣後凡

欽差來豫臣謹當恪遵

諭旨如禮備送不敢過厚也又蒙

聖訓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欽此臣性本

庸愚亦復粗率每見人從前辭過即不再送然在

臣以為涉套者在他人則豈能量臣之心乃不謂

强而不受者乃真辭之人也於此亦可驗其誠偽君臣

皇上曲體人情無微不照於日理萬幾之暇憐臣念臣

父子間惟貴崇實此外交接酬酢之道虛儀安能盡縻

諄諄

耶

教導至此極詳極細臣雖生生世世誓作犬馬亦難圖

報惟有銘諸寸衷竭盡駑駘而已所有奉到原摺

合併恭繳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河北鎮總兵官臣紀成斌謹
奏為遵
㫖定議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七日臣田文鏡齎摺家人回
豫捧到
皇上硃批條奏少室山一事欽奉

諭旨知縣馬樸條奏此一事可與鎮臣商酌定議奏聞欽此臣隨知會河北鎮臣紀成斌彼此確查商酌定議茲臣等伏查少室一山孤懸登封縣境内並無别山聯屬山之東西南三面無路可登惟北面向少林寺雖有小徑一條而山勢嶙峋未易攀躋山上亦無平衍之地可耕可屋山溝亦無積水之處可汲可濯無茂林深澗可以藏姦無層巒疊嶂可以儲蓄從來平靜無庸防備此少室山之情形

也再查此山由少林寺東行北至蕚嶺口路通山陜湖廣東南離縣治二十里中有郭店村去蕚嶺口八里距少室山五里實係適中之處臣等請於此處照例建立墩臺一座營房七間馬棚一間撥馬兵二名步兵三名攜帶家口居住稽查往來行人足資防禦若增設官弁帶兵駐防不但建營於無用之地毫無裨補而且附山居民向安耕鑿者未免驚擾但臣等愚昧管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指示遵行緣欽奉
聖諭商酌定議奏聞事理臣等謹會同定議合詞覆
奏為此謹
奏
所議是馬樸條陳朕原不深以為然大都書生不達時勢因少林僧人向多操習技勇之傳聞遂乃敷衍此一奏耳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即墩臺亦可不必建設爾等其再加酌量

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奏

命來豫之侍衛才有可用仰懇

聖恩逾格補授以收得人之效事竊臣伏查雍正三年

二月初七日接准部咨內開將舊有進士千總侍

衛內擬取三十七人引

見奉

旨此三十七人內甚好者二十七人等因欽此嗣奉

命來豫酌量試用之三等侍衛白琦係在二十七人之內臣於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因臣標右營守備欽出經臣繕摺
奏請奉有
硃批諭旨欽此欽遵何敢再為瀆
奏但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廵撫重任凡文武大小屬員無時無刻莫不留心教導加意體察臣見白琦年力壯健舉

動便捷自到豫以來極知勉勵隨操學習弓馬比

前更進臣常差委該員巡查堤工採訪民情土俗

奔走勤謹實心效力委屬可用之員今據臣標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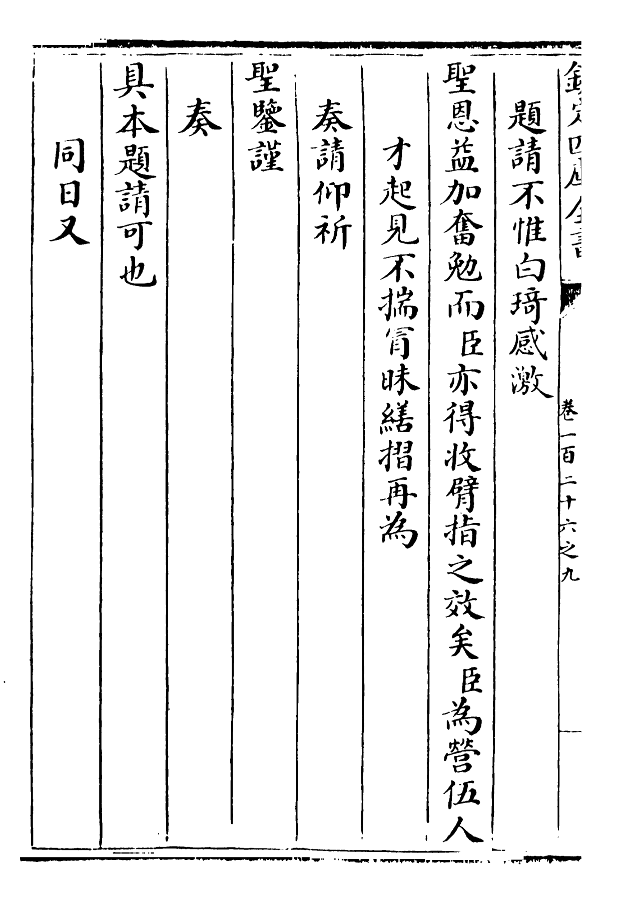
營守備金朝進因患痰證步履維艱具詳到臣經

臣另疏

題請乞休在案所遺守備員缺仰懇

皇上逾格天恩准將白琦補授如蒙

俞允容臣恭疏



題請不惟白璿感激

聖恩益加奮勉而臣亦得收臂指之效矣臣為營伍人

才起見不揣冒昧繕摺再為

奏請仰祈

聖鑒謹

奏

具本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屢蒙

聖訓恭謝

天恩事竊臣家人齎摺回豫臣跪讀

硃批諭旨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

與福敏命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夢琰矣欽此臣

伏念廵撫一官身任全省封疆事無巨細悉當料

理即有兼人才技莫不藉司道等屬員為臂指之

助同心恊力共勷厥成况庸愚魯鈍如臣者乎若

人懷一心上下掣肘自貽一身之罪戾甚小而致誤

皇上之封疆甚大今蒙

聖明洞鑒不但

訓誨臣者極其諄切即臣之屬員亦蒙

皇上天心早為籌及凡所以

訓魏定國楊夢琰者何莫非為

皇上之封疆計亦何莫非為臣之一身計也又奉

硃批諭旨是即報朕之要道勉之欽此伏念臣受
恩深重銘刻五中欺之一字非惟不敢存之於心抑且
不忍萌之於念今蒙
皇上諄諄訓勉特將一字不敢欺五字
硃筆圈出臣更觸目警心益加惴惕若敢於
皇上之前稍萌欺心則覆載不容鬼神殛之矣又奉
硃批諭旨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
涉一毫欺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

何朕生平從不負人人或負朕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内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

朕一念赤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即以斯

内省不怍之念仰對

天地神明保汝無往而不亨吉也實為第一妙策欽此仰

見

皇上聖心如青天白日又如水之平淨如鑑之光明

皇上之視臣下皆如赤子而臣下之負

皇上無異歟

天宜乎

上天報復不爽毫髮此固

皇上之精誠足以感召實亦諸臣之上干

天怒也凡在臣工尚敢不以

皇上之居心為效法乎臣雖下愚極陋然亦不敢自棄

不敢自阻如七十子之效法孔子得其具體而微

亦不虛生盛世空遇

聖君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前臣惟有竭盡血誠益加勉

勵以求絲毫無欺無負免致自陷於罪戾已耳所

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覆奏各條俱悉汝齋摺之人太覺頻數未免虛耗盤費

朕萬幾在御日不暇給亦苦紛煩汝既有敷陳自須批答一往一來竟無寧息矣嗣後朕所降諭旨如有回覆彙集一處附同奏請事件之摺齎呈朕覽殊為省便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具

奏來歲二麥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朝乾夕惕之

聖懷有加無已臣不覺茅塞頓開愈深悚惕但臣伏思

來歲之二麥固難預期而

皇上之至誠自足上格臣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又於本

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初八日止甘霖疊沛四野均

霑誠千古至治隆平之會也臣職任封疆敢不恪

遵

聖訓竭誠仰體臣惟有夙夜敬畏時刻黽勉以迓
天庥以副
聖懷合將原摺一併恭繳仰祈
聖鑒謹
奏
直隸亦得瑞雪均霑朕仰賴
皇天眷祐
聖祖垂庇自惟凜慎修省求寡悔尤而已曷敢倚恃聰明

才智以駕馭天下實乃朕之本心也爾等封疆大臣當
效法朕之誠敬

同日又

奏為荷蒙

聖訓恭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覆

奏張球一摺欽奉

聖訓諄諄臣捧接跪誦不勝哽咽莫知所以伏念臣蒙
皇上隆恩至深至渥雖不敢因張球之事竟致昏迷失
措貽誤封疆然而一種愧悔之私終難自釋今蒙
聖諭何必乃爾此等舉止俱係無能為景象凡有錯誤
愧悔總屬徒然自懲自戒改之為貴欽此臣敢不深
自懲戒痛加悛改以副
聖懷又蒙
諭旨過矣朕中心實不罪汝也經此一番洵非無益當

篤信朕前摺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欽此臣

伏思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而知人善任誠為千古帝王所未及臣自問心思耳目雖黽勉學習亦所不能然既經此一番復荷

聖恩錫以寛典又焉敢不篤信凜惕奉為章程以長愚是極非十分忠誠人信不及此爾之識見大進必蒙

神明見祐矣朕實代為慶幸臣之識以廣愚臣之見也又蒙

聖諭經歷如是境遇正乃

上天所以玉成汝也無須憤鬱即如年羹堯一人增朕無限見解夫闔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無舛惟貴方寸内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朕悉予原恕汝其寛懐自處勉之欽此但臣清夜環思自以為生當

盛世幸沐

聖人之教得邀

聖眷之隆毋論臣之一身固當兢兢業業力求其是即

通省官民何一不當竭力整頓使之盡皆草面草
心蒸蒸向化然而
皇上之聰明曆知由於
天縱雖極四海臣民之衆莫不洞察其隱故當年羹堯
未敗之先已早荷
聖明洞鑒不謂庸劣如臣止此拊循一省又時與屬員臣細總屬一理耳
接見而終被張球所欺此臣所以問心自疚而無
一刻之敢於自安者也今蒙

皇上逾格天恩不惟宥臣以莫大之罪而并
諭臣以寬懷
勉臣以悛改似此浩蕩
隆恩豈臣此生此世所能仰報於萬一乎臣惟有夙夜
加勉時刻冰兢以期無負我
皇上諄切垂誡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覆
奏管河道員一摺欽奉

諭旨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即行補授倘一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欽此仰見我

皇上求賢若渴而用人如不得已之

聖心復時厪於宵衣旰食之中則是河道一缺自必補放得人以資防禦再臣伏查開封府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已經副河臣嵇曾筠給咨歸德府知府祝兆鵬已於本年十月初七日經臣給咨俱各赴部

引

見合併

奏明謹

奏

祝兆鵬好但恐其聰明自用劉永錫服勞奔走之員耳乃小材罷然較二人之居心似乎劉永錫平易若能涵養氣度將來亦儘堪驅策

同日又

奏為疊蒙

聖訓感激難名謹瀝血

奏謝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臣家人齎回臣覆

奏署理湖廣督臣福敏轉傳

上諭一摺欽奉

諭旨福敏所傳誤矣朕竝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

所以嘉奬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

與楊夢琰等益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屬優長去年春間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施其伎倆耳今觀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懷勿慮自信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遷方為大丈夫之操履朕

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即照此加勉為之自永遠叨承眷顧也欽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失聲哽咽伏念臣禀性庸愚才復陋劣荷蒙聖主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寸長莫展毫無報效屢蒙殊恩嘉獎臣實悚惶乃復蒙皇上特命署湖廣督臣福敏諭知并恐有人從中播弄令臣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愚人臣事
君全憑此心雖任有大小職有崇卑而一點敬
君愛
君不敢欺
君之心當無不具總之此心惟知有
君則凡事悉秉至公無人不可以共事若一存私念即
此段議論簡明當理殊屬可嘉諒汝係由中而發豈泛
泛浮詞可比勉之勉之
在在生疑事事掣肘不論何人鮮克有濟矣臣雖
至愚未曾讀書然惟知天下之人志秉公忠心向

皇上者即是同心合意之人非若他人除同年故舊之外即視為異已如李紱者楊夢琰尚未到任尚未與臣同辦一事即臣與李紱亦未曾謀面臣實未解李紱何所見而即知楊夢琰必不得臣之歡心豈以臣為不公不忠之小人而楊夢琰為剛方正直之君子方底圓葢不相投合耶不過恐臣日後糾叅楊夢琰特為預留地步可謂巧於護庇矣臣查糧道楊夢琰係辛丑科進士雖為李紱門生然

其居官存心與其師大不相同極知感激
聖恩亟思圖報辦事勤謹操守清廉人亦爽直竝無私
詐但性氣近於浮躁律例多有未諳往往舉動輕
率凡事任意且馭下無知人之明聽言無酌理之
見一味猜疑反致拘礙臣每於接見司道之時逐
事面加訓飭至再至三令其改變倘肯服善自加
勉勵久而久之或可去其偏而化其短斷無與臣
有不合之處此尚在無庸計慮者所慮者豫省漕

糧除近水次州縣徵收本色外其不近水次州縣
題定折徵銀兩令糧道臨時採買每年辦運之時多
有牙行囤户故高其價以圖厚利而其間即有不
肖書役串通説合舞弊分肥兼之旗丁之頑劣水
手之作姦則又在糧道為之因地制宜相機行事
庶可依限抵通上不致有誤
天庾下不致貽累官民彼拘方謹守之人恐難勝任且
糧道與臣同在省城諸事俱可商酌而行即有不

合處臣亦可以面相考訂令赴衛辦漕與臣隔遠臣所以不得不為楊夢琰鰓鰓過慮者也至於臣之仰沐
聖恩至深極渥每思圖報無由故凡居官行政莫不兢兢業業凜惕冰淵即至境遇紛乘之會亦不敢將求是之心稍有遷易乃蒙
皇上親灑
宸翰多方

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雖捐糜頂踵實難圖報惟有恪遵
聖訓始終不移竭盡愚誠力求一是以仰副我
皇上期望之
天心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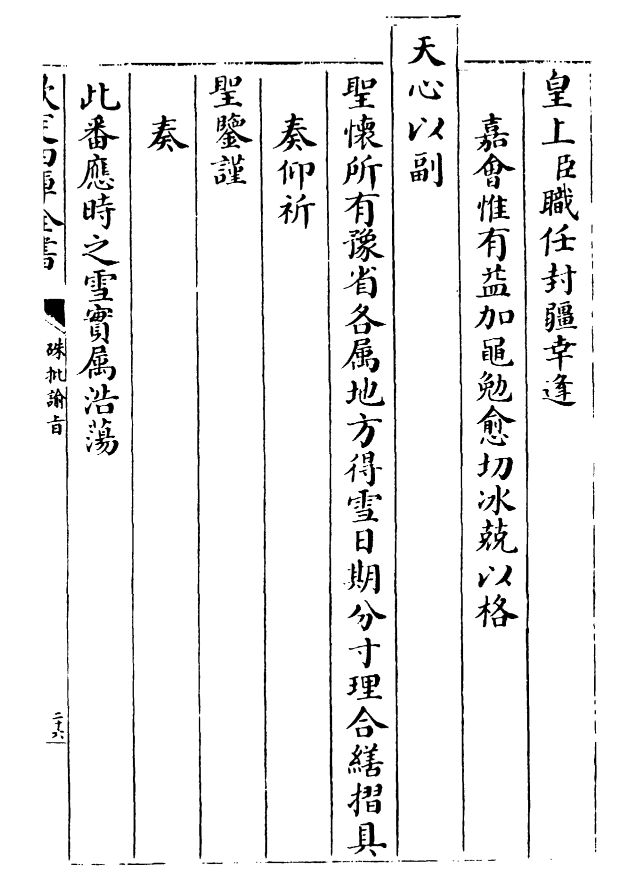
此奏通透之至知道了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瑞雪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所屬各地方於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十四十五等日同雲密布瑞雪繽紛臣隨差人四路確查十一月二十六日據回差禀稱開封歸德衛輝彰德懷慶河南六府所屬暨陳許禹鄭陝五州併所屬各縣積地自二三寸起至四五寸不

等南陽汝寧二府所屬汝光二州併所屬各縣積
地自七八寸起至一尺不等臣正在繕摺具
奏間據各州縣陸續報稱仰賴
聖主福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酉時起至二十九
暨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復得瑞雪自五六寸起
至一尺一二寸不等通省普被四野均沾地土滋
潤麥根深固將見豐年預兆大有可書士農工賈
莫不歡呼匝地感頌



皇上臣職任封疆幸逢

嘉會惟有益加黽勉愈切冰兢以格

天心以副

聖懷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得雪日期分寸理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此番應時之雪實屬浩蕩

天恩稀逢瑞兆且所被甚廣朕惟以手加額於欣慶之下復倍加敬慎感戴耳直隸八府普皆積地盈尺而山左山右所報大畧相同塞外近邊一帶向來最慮雪大今所積不過五六寸反不及內地之厚因此朕甚慰悅茲接閱爾奏知豫省亦復如是優渥霑足則朕之喜更當何似耶我君臣益當自警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齎摺家人回豫
捧到
皇上賜臣繡爐一座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材毫無知識仰沐
皇上高厚之恩每自思維感深刻骨本年十月三十日
恭逢

皇上萬壽聖節臣奉

差在外不克趨赴

闕廷躬親拜舞是以不揣冐昧虔備繡爐等物繕摺恭

進雖極知粗鄙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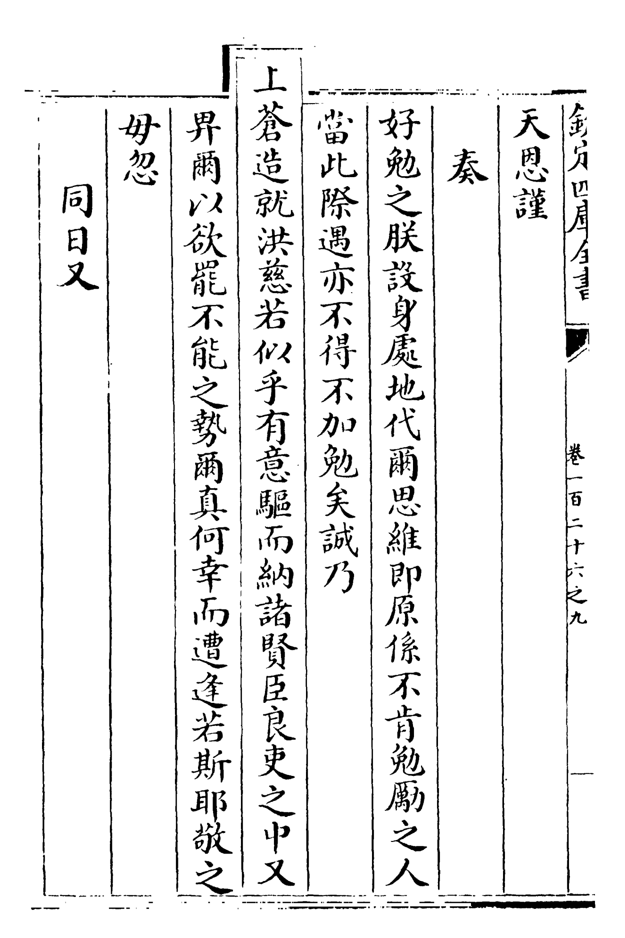
上獻然而一點芹曝之誠實有非此難以刻安者乃未

蒙

聖恩俯賜全納寤寐之間正切忍惶不謂復荷

聖慈特將繡爐

恩賞及臣欽承之下不勝感激無地愈滋慚悚臣何人
斯而仰蒙
聖眷之隆優容之
德一至於此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加敬謹夙夜匪懈竭
盡駑駘以仰報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愧私忱
理合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謹

奏

好勉之朕設身處地代爾思維即原係不肯勉勵之人當此際遇亦不得不加勉矣誠乃

上蒼造就洪慈若似乎有意驅而納諸賢臣良吏之中又畀爾以欲罷不能之勢爾真何幸而遭逢若斯耶敬之毋忽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覆
奏少室山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等伏查少室一山竝無險要從來平靜況
附近居民向安耕鑿一旦設立營汛非徒無益恐
致反生疑畏但既經條奏似亦安益求安之意故
臣等
奏請建立墩房以資防禦乃不謂

皇上深居
九重之中而此山情形已無微之不照除一面知會鎮臣紀成斌外臣復再三酌量誠如
聖諭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即此墩臺亦可不必建設再即操習技勇之傳聞亦係昔年事耳今未必然即臣查少林僧人雖多操習技勇然俱各循分自守
從無生事之處合併覆
奏又臣恭謝
天恩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慚悚因伏思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凡屬四海臣民莫不共知祗
緣臣賦性顓愚亟思奮勉凡有奉到
諭旨或一時未能覆
奏寤寐便覺難安故不揣冒昧屢瀆
宸嚴以致上廑
聖懷罪何可逭今復蒙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諄切

教導臣敢不銘勒五中竭誠仰體嗣後謹當將奉到

諭旨凡有回覆彚集一處附同

奏請事件恭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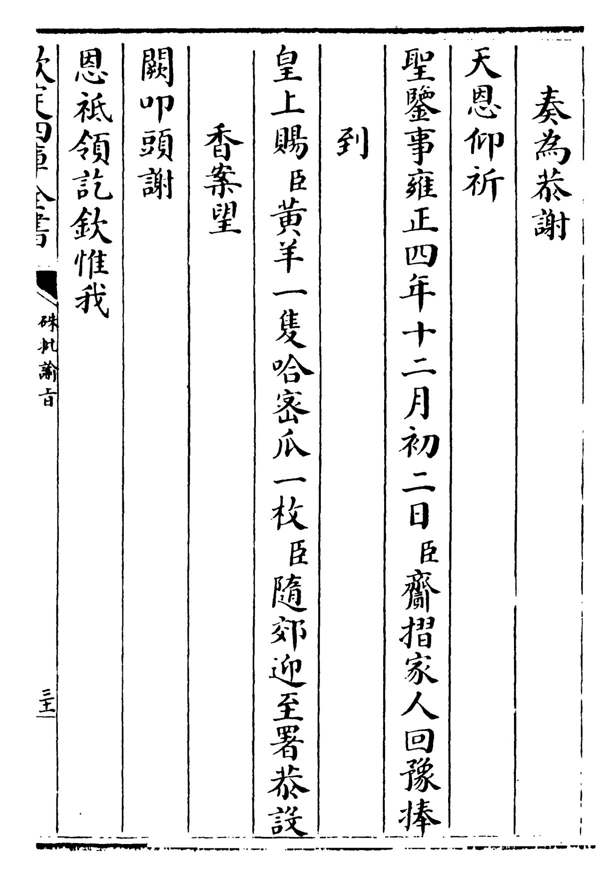
御覽以副

聖懐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齋摺家人回豫捧
到
皇上賜臣黄羊一隻哈密瓜一枚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媲生成
道隆化育
恩膏普被遇物而恒釐
天懷
愷澤頻頒因時而每沾殊品臣心同犬馬雖欲竭頂踵以捐糜而力比駑駘實未能圖報於萬一撫膺自問不勝恐惶惟有矢之
天地盟諸幽獨自始至終不欺不苟以無負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靡盡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

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朕待爾恩遇之隆不在此些須食物間也奚庸於此言謝

且非止施恵於爾一人之身葢欲施恵於中州閭省蒼

生也其仰副朕意毋遗毋負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瑞雪仰祈

聖鑒事竊查豫省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及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連次得雪俱

經臣恭摺奏

聞令於十二月十六日夜又得瑞雪積厚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是夜無風更得均匀十七日早即晴明

開朗太陽一照光燄輝騰中州黎庶共樂昇平景

象咸稱十餘年來未見此連朝瑞雪預兆豐年歡
呼載道又據各屬報稱是夜之雪遍地普被四野
均沾涵濡土脈極其優渥此皆我
皇上聖德日躋昭格
天心是以
天眷極隆捷如影響臣幸際
昌期惟有益加勉勵勤修厥職以仰副
皇上諄諄訓誨

天恩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復得瑞雪日期分寸理合繕

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據奏十六日續得瑞雪欣悦覽之是

天恩又徧渥於爾豫省矣

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清大慶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亶

聖敬日躋本朝乾夕惕之心固已合

天而基命極裁成輔相之大更復達化而窮神是以

彼蒼昭瑞於上而七政齊輝河伯著靈於下而三門底定

既刷深數百尺而循軌以趨復澄清幾千里而安

瀾共慶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

兑漕事畢回署由祥符縣之栁園口渡河親見浮冰開凍之處微覺清澈不似往日濁流心以為異不敢冐昧隨委員分路上下查看西至陜西交界東至江南交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據各管河同知中報豫省黄河上自陜州下至虞城縣一千餘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漸漸澄清至十六十七等日竟與湖淀清水無異又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據河道祝兆鵬具報到臣臣不勝踴躍歡

忭竊以為

大聖人在上

天特降此異數嘉祥臣何幸而恭逢斯

盛緣報到之時已經封印臣謹先繕摺具

奏容臣開印即恭疏具

題慶賀

皇上天麻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河清之語耳則熟聞而目未經見益誠屬稀逢之事然

朕際此嘉徵愈增敬畏於在廷諸王大臣慶賀表内已

降有諭旨行當布聞於汝兹不重宣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浙江觀風整俗使臣

王國棟到豫臣隨出郊恭請

聖安王國棟當將前次署湖廣督臣福敏誤傳
皇上旨意竝未曾言臣偏執因臣實心辦事所以屢屢
加
恩於臣之
上諭備悉宣示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無地伏念臣一
介庸愚至微極賤仰沐
皇上逾格天恩畀以廵撫重任汲深綆短時切蚊負臣
有何能足以蒙

皇上之知而邀

皇上之恩是以臣每受

聖恩自覺毛骨竦然不寒而慄私心竊計以為今日之

受

恩非輕當思後日之圖報不易而且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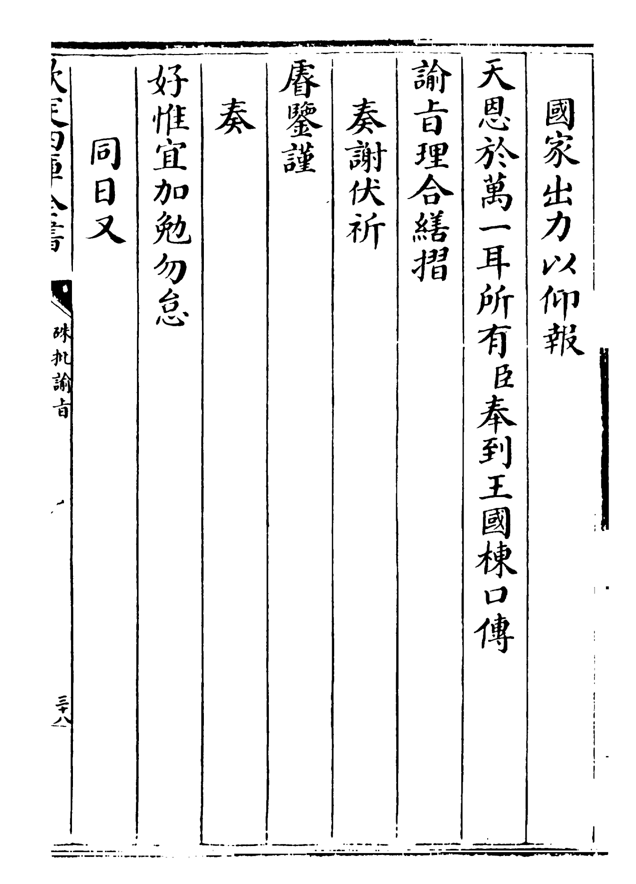
恩之未報後

恩之疊頒則臣之圖報更難而臣心更廹即如署湖廣

督臣福敏所傳

諭旨雖有錯誤既蒙
皇上硃批諭臣又蒙
皇上特命王國棟於稠人廣衆之中明
諭其誤不但臣一人感激
天恩即豫省大小臣工共聽共聞莫不稱頌
皇上聖明精詳周備至蒙
聖諭一切毀謈之口分毫不能揺奪臣竊以為臣子居
心有純不純之分辦事即有力不力之辨如居心

不純則根本紛錯及至臨事非過於剛愎而失之
粗浮即過於柔懦而多所瞻顧矣此其心惟知
皇上操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可畏而不知
皇上稟至聖至神之聰明而不可欺彼悠悠毀譽之口
安能摇奪哉臣何幸而遭逢
堯舜得以明目張膽毫無顧忌而行臣心之所欲行殫
臣心之所欲殫也臣惟有仰遵
聖諭實心為


國家出力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王國棟口傳
諭旨理合繕摺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好惟宜加勉勿怠
同日又

奏為恭懇

天恩准留巡察以資政治事竊照豫省地方幅員遼闊

臣駐劄省城耳目難周荷蒙

皇上特設巡察官周流查察所屬府州縣不敢不力行

保甲修葺墩鋪即營汛官兵亦知警惕協力防護

至於驛站夫馬亦復臕壯足數不敢虛糜與臣之

在省遥制者不同實有益於地方且更有以補臣

之不逮伏查巡察户科給事中臣張元懐一清如

水辦事實勤所到之處吏畏民懷似此清廉勤慎之員委屬難得令當一年期滿臣不揣冒昧可否將張元懷仍留豫省再巡一年仰請
聖裁如蒙
俞允臣查各州縣每處民壯五十名給與工食使之學習長鎗鳥鎗弓箭以資捍禦巡防實與保甲捕務相為表裏應請歸巡察官就近調試技勇考其勤惰再大路兩旁所栽樹木誠恐地方官奉行不力

以致枯活不齊巡察往來經由必及亦應請歸巡
察官順便查驗以上二事如查有苟且塞責有名
無實者許巡察官與臣會疏
題參可否容臣
題請伏候
皇上諭示遵行抑臣更有請者巡察一官各處行走蒙
皇上恩給夫馬口糧之外實無絲毫出息清苦異常更
兼家口在籍恐不無内顧之心仰懇

皇上天恩可否每年在司庫耗羨銀內動支銀八百兩
賞給廵察官以為伊冬夏衣裝并豢養家口之需臣未
敢擅便并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是即照此具疏題請既與以養廉則當令其敷用
滿足千金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請復設河北道員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查河北彰德衛輝懐慶三府向設守道一員於康熙六年奉裁九年復設又於二十五年前撫臣王日藻請裁部覆奉

旨依議在案臣查河北三府共轄二十三縣幅員甚廣與直隷山東山西三省接壤雖係内地但臣與兩司各道俱駐劄河南中隔黄河鞭長莫及一切倉庫錢糧與夫吏治民生全賴知府督率而知府無道

員統轄則勤惰亦得以自由且河北大堤延袤數百餘里河道駐劄省城一至汛水漲發南北奔馳呼應不及近又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將小丹河百泉洹河等水修築疏通以濟漕澤民必得一大員兼轄料理方與地方有益應請復設河北守道一員統轄三府地方稽察吏治并責廵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銜將河北一帶堤工埽壩廳汛各官河兵堡夫分

與該道就近督率修防小丹等水利一并令其巡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以達衛濟漕者俱令斟酌疏通彚流入衛以濟漕運毋致淤塞并稽察民間截流盜水之弊抑臣再有請者臣查衛輝府屬之胙城縣地方窄狹錢糧止有一萬三千餘兩事亦稀少離延津縣僅三十五里臣請將胙城縣裁并延津縣管轄每歲科取文生各八名歲考取武生八名廩缺二十名每科歲貢生一名仍准其歸

附延津縣學照常考取應銷鹽引亦歸延津縣督銷均免裁去縣既裁併則知縣教職典史之官俸役食即可移作復設守道俸工則是官役俸工無庸另動正項錢糧矣其守道養廉伏乞

皇上天恩將胙城縣知縣養廉增照各道支領之數

恩賞支領至於守道駐劄衙門臣查臨河適中之地莫過於武陟縣與沁河小丹河逼近查有副總河嵇曾筠原駐衙門令副河臣嵇曾筠移駐陳橋現令

閒空則是衙署亦無庸益造矣似此一轉移間河北三府地方得一大員料理不但臣得資臂指之助而汎水長發之時濟渡維艱之際亦不致河道分身不及均沐

天恩於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諭示容臣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河臣嵇曾筠另疏

題請

敕部議覆施行為此謹

奏

復設道員之議甚屬有益地方會疏具題可也養廉一項究非俸薪之比毋得叙入本内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春雨春雪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自雍正四年十一十二兩月之内四次得有瑞雪俱皆積厚普遍經臣節次奏

聞令又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春氣融和蒸成膏
雨自酉時得雨起優渥霑足至三十日丑時轉寒
成雪下至二月初一日寅時始晴積厚一尺至一
尺四五寸不等據各屬具報到臣通省均霑高下
普被黄童白叟共慶豐年巷舞衢歌咸蒙
聖德臣欣逢
盛世幸際
昌期但臣所見者豫省而已以

皇上之敬修而驗之
天心之篤眷以
皇上之至德而驗之
聖祖之垂庥則普天率土當莫不如豫省之疊沛
天恩豐登預兆者也臣不勝懽忭踴躍之至理合繕摺奏
聞為此謹
奏
豫省疊沛雨雪足徵和氣應時直隸亦荷

天恩優渥朕不禁額手欣慶而復敬愼倍增耳曷敢稍涉

高興肆志况春澤預兆雖嘉究俟秋成方可爲凖也

雍正五年二月十八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報河清大慶等

事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河清之語耳則熟聞而目未經見益誠屬稀

逢之事然朕際此嘉徵愈增敬畏於在廷諸王大臣

慶賀表内已降有諭旨行當布聞於汝茲不重宣欽

此臣恭候

聖諭間未奉内部頒發接閱邸鈔跪讀

聖諭煌煌臣於

皇上發揮天人感應之理休咎禍福之機仰見

聖學之精深直通於無聲無臭之表及讀至

皇上之所以事

聖祖而

聖祖之所以祐
皇上仰見
聖孝之純備即在於善繼善述之間而且
宸衷敬慎
謙德彌光不允諸王大臣再三之請
陛殿受賀惟祭告
景陵奉誠敬於
聖祖

勑崇祀典歸功德於
河神又
賜恩臣工晉爵一級仰見
聖德之寛弘已極於覆載之大不特河清上瑞載之史
冊誠千古希有之竒祥而
天語精微奉為典謨乃六經未傳之奥旨以
皇上之敬
天法

祖感召
天庥又以
皇上之朝乾夕惕以承
天貺則唐虞都俞之風成周太和之氣不得專美於前而
并有以超出乎上豈特七政齊輝九河告瑞而已
哉臣幸生
聖世快覩嘉祥且見普天同慶率土歡呼共戴夫
至聖至明之君共樂於光天化日之下惟有欽遵

聖諭益加黽勉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
硃批
聖諭不敢稽延理合恭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實出朕之誠念非敢故為謙抑若稍涉作用有意致飾

虚文非止欺人乃欺罔

天

祖矣朕斷不為但經此番瑞應彌凜

天監昭垂敬畏之心洵有不期然而然者向於史冊中覩

河清之載每疑為粉飾太平其事在或有或無之間不

謂竟見之今日而且彰明較著倍勝於往昔朕是以且

幸且懼而前諭之頒降不能以自已也惟與諸卿期共

勉之

同日又

奏為恭請分發候選州縣學習題補以課吏治仰祈
睿鑒事竊照州縣一官為民父母與民最親事無巨細
皆其所理關係非輕我
皇上軫念民瘼留心吏治凡現任之州縣莫不甄別其
賢否必得其人至新選之州縣又皆驗試其人才
務期克當臣每見吏部月選之引
見後人去得者記名別用或與緊要之缺人平常者調

以簡僻地方或令督撫試看凡經
皇上欽定之員人地應無不宜到任更當勉勵臣又何
庸妄叅末議但臣蒙
皇上殊恩天高地厚凡有知之深而見之切者敢不敬
為我
皇上陳之臣自蒞任以來見豫省新任之州縣初登仕
版諸事茫然其間質本平庸者惟憑書辦依樣葫
蘆稍有才具者又皆硜執己見任意妄舉臣聞學

古入官居官所行之政本於平日之所學則新選之州縣内無不學之人宜其見之於政而可行措之於民而皆得然而進士舉人當其為諸生時專攻舉業以取科名故於刑名錢穀平日無暇寓目即間有博涉羣書講求經濟實學者若不能變通惟執古人成説則宜於古而多不宜於今合於南而或不合於北此中正有相時度地之權衡又未可執一而論也乃以初出學堂之書生而即膺民

社之重任雖才具有可造就者聽其學習久當熟練才庸不能勝任者驗其不可即便題叅則是以
朝廷之民社而為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當其未熟練未題叅之前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儼然民上安能保其無害於民即或另易一官而後來者仍復如是吏治何由而報循良民生何由而登仁壽哉

臣伏思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無方常恐野有留良故往往不拘

資格捐貢之教職俸滿引

見竟得擢為知州未中之生員學臣保題竟得補授知縣考職州同亦令挑選雜職微員亦准卓異在我

皇上聖意誠以何處無才不得早用為可惜耳候選之進士舉人并各項人員俱照科分名次分班銓選不得先後一人但其間有已經及選者或係才庸未得及選者反多奇士亦未可定與其在原籍閒居不如到各省學習此亦造就人才之一法也臣

請將未經吏部截取家居候選之進士舉人并捐納州縣行文各省督撫查其選期尚在二三年之後者准其給咨送部按照省分掣籤照常引見如掣得直隸者則
命往直隸掣得河南者則
命往河南查照各省州縣之多寡酌量
命往照進士留京學習之例令其寓居省城時常學習在省督撫司道衙門同現任官一體進見從旁觀

聽凡有疑難重大之事屬官如何辦理如何稟明
上司如何教導如何訓飭之處便可一一考較如
有公務應差人員則委其辦理以試其才再有缺
出乏員署理則委其接署以觀其政各上司亦時
加指示如師之於弟耳提而面命之從此學習才
具優長者督撫保題實授學習未熟者令其再學
不能學習者題請改教如此則不以民社為嘗試
亦不致遺害於地方其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如

謂將未經截取之員先赴各省學習督撫遇缺題補則截取在部應選者反不得缺以致有妨銓政

臣更請將學習人員内除實在才能出衆者許督撫遇缺保題仍令引

見補授外其才非出衆僅可供職之員照其應選之期題補倘未及選期各省缺出歸部銓選不得越次保題則與銓政無妨也如謂各員徒往學習未得即補長途跋涉旅食維艱則各員在家閒居亦必

喫飯穿衣赴部候選豈免登程就道倘到省後遇有公事差委各上司何難酌量往返日期捐給盤費且各員既欲致身事

君豈惜此主僕居食之費此又無庸過慮者也倘各員不安義命營求鑽刺希圖先用督撫徇私阿好顛倒賢否屈抑才能保題庸吏一經發覺交部嚴加議處臣不揣愚昧敬獻芻荛是否可行伏候

聖裁特降

諭旨敕部詳議臣不敢冐昧具

題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據奏請將候選州縣分發各省學習以裨益吏治此議

朕於踐阼之初業經思及因難以施行遂寢而未發爾

謂挨次分班恐致淹滯竒士此意固善然自古迄今大

抵中材居多欲求間氣所鍾出類拔萃之利罷世不屢

覲故理國之道貴儲材有素首先以厚風習為要務風習既端斯趨向有方而人文蔚起矣夫資性茍純縱或政體生疎亦可漸次造詣天下事要不出情理二字而已不特科甲輩學古入官即一切旗漢人等既擬身登仕籍宜無不講求經濟吏治民生豈盡茫然莫喻傳不云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但恐其居心不肯恪秉公忠以奉乃職耳若慮以民社為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粤稽舜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已啟後世科資循格之

端是以地方外吏全賴守封疆者激揚精嚴糾舉公當正所謂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至云新選者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安保其無害於民令學習之員不令攝事無由覈驗優劣委令署理彼貪邪小人之為害於民又獨不然乎況督撫諸臣雖簡命自朕未必一皆公而忘私或稍涉夤緣則大啟奔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寧惟是即朕現令用人之法亦止堪暫行一時將來自仍歸於

聖祖疇昔銓衡之成憲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專以積累為勞坐廢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羣工委靡之氣俾咸知奮勉治行改觀時自另有裁處之道又據稱朕超擢教職為州選舉生員為縣雜職亦准卓異云云就爾所言試觀如是甄拔才堪入彀者能得幾員此亦出於偶爾旁求非可永遠循行之良策所以吏兵兩部向年規例悉仍舊貫未命更張一二間遇爾等越例題請補授亦俱令聲明原委朕降特旨允行

葢有深意存焉豈俾輕紊成憲而致一代典章混淆無序哉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六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豫省自去冬以及今春共得大雪五次俱經

臣具摺

奏明今自二月初一日雪霽之後至三月初九十十九

等日得有微雨均入土寸餘麥苗滋潤長發臣因

連日風多恐吹乾地土隨委員四路查勘據禀麥苗俱已長茂出地尺餘土膏不甚乾旱臣於三月二十五日赴武陟縣恭陪

欽差大臣致祭

河神一路詢問農民皆謂今年遇有閏月節氣稍遲但風後須得雨澤滋潤麥苗更易長發且所種高糧棉花穀黍亦在望雨臣即飛飭各屬禁止屠宰齋戒沐浴率屬虔禱深自修省已於閏三月初三

日未時起至初四日申時止得有時雨據各屬禀

報入土三四寸至五六寸不等麥苗青葱茂盛百

穀亦俱長發今又於初五日巳時得雨起現在連

綿不住已經霑足通省臣民歡聲載道僉云雨金

雨玉我

皇上聖敬日躋感召

天和得此及時雨澤萬民樂育所有得雨日期入土霑足

情形理合奏

聞仰慰
聖懷為此謹
奏
深慰朕懷今春自入三月以來風霾時起朕頗以旱為
憂然晨夕風起處即帶微雨
天工殊為難測初二至初六七間雖雨而不勝風力光景
膏澤未溥幸荷
上蒼慈恩於初十十一連日甘霖大沛朕凜懼之心方為

少釋頃據東撫奏報得雨已透晉撫亦報霑足想前二日傾注形勢所被地方甚屬寬遠朕實欣幸兼亦為卿等幸之

同日又

奏為桃汛已過工程平穩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黄河南北兩岸堤工埽壩仰蒙

皇上聖謨睿算指示周詳不惜百萬帑金連年修築又蒙

皇上至誠格

天大孝法

祖及懷柔

河岳百神著靈是以澄清告瑞之後安瀾循軌今桃

汛已過一切堤工埽壩俱各平穩通省臣民歡聲

雷動但轉盼伏汛即屆臣仍飭管河各官加謹修

防外所有桃汛已過工程平穩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上慰

聖懷伏乞

睿鑒謹

奏

朕憂河之念較前稍減矣卿等身膺地方之責不可亦

作如此想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請分發候選州

縣等事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

聖訓恍然如夢寐之初覺惕然知臣言之非是仰蒙

皇上天恩不加臣以失言之罪而且

訓諭諄諄示以

皇上用人之大道鼓舞羣吏之權宜臣伏讀

皇上首先以厚風俗為要務之

諭旨誠

聖天子清本澄源之至論風俗一正則人心向善雖椎魯之夫皆知變化況讀書科舉之士乎至於不肯恪秉公忠以盡乃職

皇上已洞鑒諸臣肺腑如此則學習實屬無益而況僉邪小人更不可測乎此正風俗之所以為要也臣惟有凛遵

聖訓激揚精嚴釐置詳當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

諭旨理合恭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棄取之責全在卿等若月選人員除實屬老病龍鍾外即灼見其不可用不便即行黜革何也一則恐物議徒以言貌為重抑或疑朕聽信耳目二則其中非科分應銓者即係急公捐納之員曷可恃片刻目力遂爾決定

擯斥無論朕心有所不忍於情於理亦俱屬未協故不得已而姑且録用正賴卿等督撫大臣有以甄别其賢不肖也非推諉與卿等蓋其勢不得不然耳所以云用人一節天下事未有難於此者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奏為恭報得雨透足日期二麥秋禾長茂情形仰祈睿鑒事竊臣伏查豫省仰蒙

皇上至誠至敬感格

天心於閏三月初三初四初五初六等日連得霑足時雨

麥苗滋長經臣即於初六日繕摺奏

聞隨於初七初九十一十二等日又得雨澤據各屬具報各入土四五六寸不等通省已皆透足二麥青葱高有一尺七八寸及二尺餘不等穗已秀齊現在揚花至於高糧棉花穀黍等項亦皆長發茂盛

白叟黄童歡聲雷動咸謂

聖天子在上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以致

彼蒼黙佑由是海内臣民皆得仰承

天貺臣所見者止在豫省但豫省居天下之中既得有雨

則他省應必同霑藉此仰慰

聖懐微臣犬馬之私曷勝慶幸所有得雨日期二麥秋

禾情形理合具

奏仰祈

睿鑒謹

奏

覽奏曷勝欣悦之至皆由卿能公忠體國荷蒙
上蒼鑒佑始有此嘉徵也前月二十一二等日都城得雨
時雲氣十分濃郁以為沾濡必廣不料輔京州縣如昌
平涿州通州等處相隔咫尺入地尚未及一寸畿內近
日望雨甚殷朕心深為憂虞所幸者
天恩垂慈
聖祖蔭庇適據山陝山東江浙楚粵等省悉皆奏稱雨暘
時若因此懷抱少寬但直隸地方更近一層不容不親

切視之也兹數日内沉陰黷靄甚有可望原欲俟甘澍降後批發爾摺復念來人守候至今為時已乆故書此諭且令先回也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接准兵部火票封發内閣交出轉發河南廵撫包封到臣内封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怡親王暨大學士馬齊

等奉
旨山西廵撫德明所奏吴竒明揭帖一紙可鈔録發與
河南廵撫將揭帖内有名之該省人犯應行質問者
即速密拏觧往山西交與德明究審不得踈縱亦不
得拖累欽此并揭帖一紙到臣臣查雍正五年三月
二十九日臣接准山西撫臣德明咨止令臣將現
在河南結橋梁教哈哈教悟真教之臨潁縣人許
登第中牟縣人耿炳光密拏觧晉究處臣隨密行

按察司遴委幹員分路前赴臨潁中牟二縣協同該縣文武印汛各官嚴行密拏并查橋梁哈哈悟真等教去後及臣於閏三月初七日欽奉
聖旨始知吴奇明在山西出首田帝育等謀為不軌不勝驚駭臣即密令通省文武官弁各加嚴謹地方密行訪察姦宄查拏匪類兹據按察司詳據中牟臨潁二縣詳稱借查保甲為名挨户稽查不遺餘力竝無耿炳光許登第姓名蹤跡亦無橋梁教哈

哈教悟真教等名色現在移洛山西撫臣德明訊
明該犯年貌竝確實住址移覆到臣以憑拏解在
案臣查中牟縣耿炳光一犯雖據吳奇明揭帖係
現在跟隨吳奇明在山西許登第一犯雖據臨潁
縣覆稱並無其人但事關重大臣仍令中牟臨潁
二縣查拏并差委臣標守備洪繼澤前赴該縣協
同密緝務期獲解并揭帖内開有通元居士隱居
嵩山臣亦委員密行查拏臣遵

旨不敢疎縱亦不敢拖累所有密緝無踪并現在訪拏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初聞此案便以為荒唐但既據稱姓名鑿鑿安得不一察究其各犯之直隸籍貫者雖已按名捕獲又悉係椎魯鄉愚不似謀為不軌姦匪之流事之真偽殊屬莫

解晉撫德明現在鞫訊審後自然水落石出若將確實口供移咨到豫時作速緝拏應付無誤至所開悟真等教名色亦當再加留心密訪舉凡此等邪黨率皆詭託深藏惟彼同類之人聲應氣求原無彰明較著形迹猝難發摘慎毋輕率疎畧致使漏脱况屢經降旨飭禁若輩自必愈加固祕地方有司莫不欲避失察處分焉肯實力究詰全在爾等大吏耳目精明督飭有方乘機將類斯邪教逐一搜剔為百姓除殘去穢肅清地方寧非

美舉予又有一種兇惡異常名為老瓜賊者聞豫省實繁其徒尤宜竭力設法剷除淨盡以安良善